东 北 师 范 大 学 文 库

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

姜　安　著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长 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自　　序

很显然，试图对人类社会主要以国家为载体所发生的政治关系进行理性认识和心灵思辨，是一项令人鼓舞的工作。不过，令人苦恼的是，当这项工作深入之时，我们面临着极大的难堪，不得不被一种巨大的落差讽刺和嘲笑——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和现实与世界的真面目竟然有明显的差异。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所见所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理念和逻辑的力量所支配的。

理念和逻辑的力量无比强大。

它们可以为客观事实制造“完备的”法理依据和规律证明，还可以虚构所谓人类社会的历史变相图景。它们化腐朽为神奇，资光明以黑暗，令天使成魔鬼，移真理于谬论。一句话，理念和逻辑犹如资本，它们甚至可以使历史增值、现代失落和未来辉煌。

由是，理念和逻辑既令人信服和景仰，又使人怀疑和置疑。

再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诸多的无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究竟是客观历史，还是被理念和逻辑支配的历史。

以国际关系为导向对上述现象作梳理和测验，所得出的结论既令人荡气回肠，又殃害人诚惶诚恐。即使同出一脉的国际事端，其征象和本色泛现出的所谓客观真理，由于理念和逻辑标准的极大差异性而呈现出多元结论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经常会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当有人振臂高呼科技革命为人类带来无限福音

之时，就有人警告人类的文明可能会返回到石器时代；乐观主义者正高唱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和民主化的赞歌，并认为人类或许还会以为这是一个摒弃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各异质文明互相融合的时代，悲观主义者则使人类对未来生活恐惧备至，我们被告之，未来可能是人类社会在推进文明过程中加速毁灭自身文明的时代，或者是制造并产生冲突、战争或毁灭的遗传基因的时代；和平主义者视战争为洪水猛兽，它导致战争、灾难、仇视和敌意，战争主义者则断言战争是人类社会文明递进的有效工具和当然产物；当广大的南方国家喧嚣自己的悲惨命运，并渴望得到理解时，北方国家却野蛮地维护着自近代以来所谓既定的旧的国际秩序，双方在许多方面仍有重大分歧、对立、冲突；面对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现象的到来，有的国家以欣赏的目光急切地追赶这一文明进程，另一些国家则惶恐自身文明的失落；理想主义者崇尚法理、规范、国际法、伦理、道德、集体安全、民主、平等和博爱对国际文明的贡献，现实主义者则依赖权力、征服、掠夺、剥削和战争获得对人类社会关系的解释，前者主要依赖对人类善意品质的乐观估计，后者却对国家、民族、利益集团和政府首脑的人性征象进行恶意的崇拜；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一方面我们正在享受辉煌的物质成就，并迎接着超越工业文明的“后工业”文明时代，另一方面又在惊恐一个毁灭性的时代正在到来……

国际社会的本来面目或许就是一座多元体，它释放着多重能量，弹射出多态征象，产生着不同的效应。它们由不得人们不去进行多元思考。但是，我们仍有疑惑：

第一，为什么东西方文明竟有如此巨大的异质性存在，以至于它们只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宗教、哲学、价值观念，尽管世界已经进入“地球村”时代？

第二，上述国际征象究竟是真正的事物本质，还是我们臆想

的主观世界对客观存在的虚伪假设？

第三，我们需要理解国际关系事实真相，还是梳理自身的头脑，并按照主观世界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

……

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国际社会怎样发展，发展什么和发展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的理念和逻辑怎样发展，发展什么和发展到什么程度。虽然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真理”或“绝对精神”的绝对统治，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个体的人的思想同国际社会事实之间的时空距离所形成的巨大落差，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会依赖理念和逻辑的力量，达到对客观存在尽善尽美的理解。

于是，我们再次证明理念和逻辑的力量在国际政治学中的特殊地位。

所谓理念，既是一种理性思想，又是一种思辨观念。它具有人类属性，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心灵升华和智慧提升，也是一种人化存在，是精神世界的哲理分析，并以鲜明的人性特征表达一种评价准则、精神运动过程和思维结果。总之，理念追求主观主义对客观存在的思想胜利。逻辑，即思维的规律。它是对客观存在的内在联系进行的有机整合，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结合所遵循的法则，也是对理念的“编程”过程。显而易见，理念和逻辑即一种对客观存在的思辨过程。

从宏观方面分析，理念世界的逻辑证明既受利益、立场、经验、意志、情感、价值观的驱动，也受思维方法、作业方式、运作模式的影响。就前者而言，世界被划分为不同的势力集团、利益群体，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世界标准、价值法则及相应的结论。就后者而论，技术路线的极大差异性导致多元结论和异质观念的出现则是常见的事理。这或许是出现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

有一点我非常自信：我热爱人类，我热爱我的祖国。在人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立场上，我无意也无法抵制高贵理想的憧憬、远大前程的到来和自由博爱的实现。我深知，依我的能力、智慧、经验、判断和人文教养，还不能断定自己已经破译了人类诸种关系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密码，也无法给人类社会开出永久安宁的药方，或给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编排程序，但是，我会尽力以神圣的境界给予人类文化意义上的终极关怀。这令我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秉公审视集团关系、族际关系、国际关系，避免因自身的问题影响对人类缺少善意的理念和乐观的估计。有的问题的揭示或许只能停留在假说层面，或者说只是肤浅之见，但无法否认我对人类的挚爱和真诚。在祖国的立场上，我会产生如下动机：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善意拥抱人类的伦理法则，以农耕文明的自豪感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以母体教育的自勉激荡世界文化，并按照东方人的价值观念积极审视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方位，既关注她的利益维系，也鼓励其对世界的贡献。这只能令我站在人类和祖国的立场上思辨国际关系。

在我的理念王国中，非常关注和欣赏下列作业方式：

第一，宏观路线：科学和哲学的思维方法。科学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性，追求对客观存在的真实考察，完成知识因子的网络式、结构式、体系式等的收集和判断，组合为知识命题。它的鲜明特色是客观性、事实性、物质性。它要求对国际社会关系的诸多事端及相关因果关系给予客观解释和明辨。这对我们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记录进行检查，也就是说，科学属于求是的学科命题。在这一界面上，利益和权力的考察、综合国力的比较、外交活动的分析以及国际格局的测度等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过，科学的意义仍有重大遗憾：它给予人们的思想空间是相当有限的。实际上，世界并不是仅仅由客观事物组成，主观主义所整合的世界对于人类的意义更加不可忽视。给物质力量以精神境界的关照主要来自哲学的支持，这令我们无法

放弃哲学的努力。哲学的境界令人心旷神怡，荡气回肠，它赋予客观存在以理性证明和人文铸造。其中，哲学的辩证精神会给予人类许多快乐的感受：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否定之否定、普遍和联系等思考方式和人文理念，都对我们分析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世界观念。当然，哲学的力量不仅仅在于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思辨模式，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铸造了理性的品质和远大的境界。依靠哲学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振奋人心的结论。我们会懂得需用理性、智慧和心灵去思辨人类的所有关系。哲学的魅力还在于，它能改造每一个人的狭隘劣质，以人类的利益审视世界；它能以深邃的思想透视并修正利益集团的基本动机；它还能修炼人类的善意品质，炼制纯真的高尚情操；它更加关爱人文精神的力量给予人类的审美享受……

第二，亚宏观路线：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尽管我们主要以国际政治关系为载体考察国际社会诸多关系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由人类、历史、心理、社会、宗教、法、伦理、贸易、冲突、科技、外交、战略等有机组成的多元体。可以说，政治充斥在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各个领域的基本方面也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我们每触及一种国际事件都会刺激其中的政治神经，而每个政治事件几乎都可以在非常广泛的领域上获得全方位的证明。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涉及的利益集团、民族和国家十分广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场战争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冷战的出现则更加耐人寻味：世界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对音乐、服装、建筑、美术等生活领域的理解。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另外的景象：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中国的产品

在西方国家获得广泛认同的同时，却在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人权政治的打击下经受重压；当南非失掉世界杯足球的承办权时，要求改变旧的国际关系秩序的呼声响彻非洲大地。可以说，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是一部诸多关系演变发展的历史。失去对国际关系的诸多领域的解释，就失去了对国际关系的全面考察和证明。实际上，国际社会的诸多事端都是各种要素的有效集结，而人们对事物的考察也是借助于对人类的历史性、社会性、宗教性、伦理性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方面的论证，才得出激动人心的结论。

第三，经济学派和行为学派的比较分析方法。在现代国际关系学史上，英国威尔士大学卡尔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多伊奇等人的科学分析方法论已经将历史经典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带入了一个伟大的境界。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更多的知识精英：莫顿·卡普兰、戴维·辛格、乔治·莫德尔斯基、肯尼恩·鲍丁、奥斯卡·摩根斯坦、肯尼恩·华尔慈、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等。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实际，并由于这些知识精英的理性存在和逻辑思辨而进入到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在这里，体系论、层次分析论、博弈论、长波分析论、冲突论、一体化论、相互依存论等构筑了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指出的是，与其说我们关注这些理论，还不如说欣赏其研究理念和思辨方法更合适。他们的工作特点正如詹姆斯·多尔蒂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归纳的那样：第一，继续努力确定国际关系的性质和范围，争取把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下来；第二，无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对理论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第三，主张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实行分工；第四，强调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结合，力图使各个分析层次之间的联系更加明确地建立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和交叉研究，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将

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以及一定的自然、物理科学的理论观点包括在内的边缘学科。

必须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与中世纪的洲际社会、近代工业革命所构筑的社会，以及垄断资本和殖民主义所影响的社会仍有极大的不同。这是一个经历漫长文明变迁、年轮积聚无限能量并空前释放的“核化”时代；这是一个承继古代文明，能够翻新新人类文明，同时又可能毁灭人类社会的时代。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地缘主义称雄的时代，它对人类至今仍然无法摆脱陆地文明的束缚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另一种意见则断言，人类社会已经从地理时代向海洋时代挺进，并且在宇宙的天国中插上了理想的翅膀，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被人类充分利用的时代。经济一体化、科技一体化的潮流早在西方世界开展殖民主义运动时即已泛现出暗流，现在它正以无与伦比的强劲势头荡涤和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古代文明所建立起来的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遭受全新的挑战，甚至于一些属于规律性的结论片刻之间即被新的思想命题击溃。战争的意义变得十分复杂，至少它不再被简单地解释为是一种武力冲突行为或仅仅属于暴力命题，现在人们更加关注其文化领域的理解，即战争究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工具，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部分。随着“地球村”现象的到来，国际安全、集体安全再次被人们提起，伦理、道德、国际法、核裁军、合作、对话等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学关注的热门话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维持的强盗逻辑正日益遭到民主力量、和平力量的挑战和冲击。作为新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网络信息已经以其独特的科技品质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人们不禁发问：人类发明的信息能够成为人类自己毁灭的力量吗？其中，有一种假设是能够存在的，信息是积聚无限能量的特殊单位，一旦释放出来将跨越一切万里长城，世界完全被掌握在信息的手中。人类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也最容易被精神所征服，从这一意义上讲，

人类社会的崩溃或许就是精神的崩溃，人类社会的成长或许就是精神的成长。于是，文化安全成为敏感的领域，它逼迫人类在灵魂、智慧、观念、信仰，甚至在图腾和神学上维护它的尊严。如此说来，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具备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当我们面对这种强大的力量时，不得不荡漾一种无奈的感受。作为个体的人，我们的能力实在是无法激扬。惟有努力，自当奋强。

是为序。

目　　录

自　序……1
导论　国际政治的本质……1
一、国际政治的“原点”：国家利益……1
二、国际政治的权能：国家权力……23
第二章　地缘政治……49
一、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流程……50
二、地缘政治学派的基本流向……56
三、地缘政治理论的三大革命……61
四、地缘权力战略
——兼议中国东北亚安全战略……70
第三章　相互依存……79
一、相互依存解析……80
二、相互依存生成原理
——动态主义分析……88
三、相互依存生成原理
——静态主义分析……100
四、相互依存与政治互赖……109
第四章　国际冲突……112
一、国际冲突的本质及其根源……11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战争功能……132
三、如何避免战争……136
四、和平研究的历史流程……143
第五章　霸权……151
一、霸权成本……151
二、霸权方式……162
三、霸权周期……168
第六章　主权……180
一、主权释义……181
二、主权的国际法意义……186
三、主权的分割与共享……191
四、国家主权与文化安全……199
第七章　外交……212
一、外交意义……213
二、外交动因……221
三、外交决策模式……234
四、外交原则……243
第八章　科技政治……251
一、科学技术的国际政治意义……253
二、信息技术与国际政治……266
三、战争与道义：核政治伦理学……276
结束语　21世纪初世界政治主义的十种取向……283
后记……293

导　论

国际政治的本质

为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和诠释更加尽善尽美，寻找一条科学有效，具有操作艺术的技术路线，理性地透析和辨识国际间政治关系的全部经纬，深刻地测度和把握国际政治本质的基本内核，应当是国际关系学者致力崇尚和追求的工作。

大凡说来，人类对自己命运的理解主要在两种技术路线上作业。科学的路线，即强调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沿着规律的河流漂行，总能进入波澜壮阔的海洋世界；哲学的路线，即珍视主体的能动反映，积极蒸馏出全新的精神品质，任你在主观世界中展示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这两种技术路线装备将引导人类走向未来。

当人们携带这两种技术面对国际政治时，他们总会感到技术路线的远程视点或未来目标形成同一个点：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如果说，国家利益是全部国际政治关系“原点”的话，那么，国家权力便是从原点出发的“半径”。它们共同组成了国际政治关系的立体世界。

一、国际政治的“原点”：国家利益

1．有则经院式的论证和经验式的宣称，似乎能够准确地说明我们论证国际政治的本质这一命题的目的和意义。现代国际关系

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其名著《政治学的困境》中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除了他曾伸出长长的手臂与周恩来总理握手，昭示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由对抗时代进入缓和化时代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是这位美国人道出了国际政治的真谛：我是为美国国家利益而来。这由不得我们不对这两位美国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从学理和实践的不同角度揭示出国际政治的本质：人类间的相互活动关系，无论在其近视的规划和实际操作中，还是在未来的远程设计和美妙理想中，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其轴心的。

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专家和史学家都对这种现象坚信不移：“国家利益”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兴盛时期就被当时的政治家们所关注。在持续了30年的斯巴达和雅典之争中，雅典统治者阿尔基比亚斯曾以“国家利益”为由，号召雅典公民去勇敢地进攻斯巴达的营地，并遗憾地以所谓“国家利益”毁灭雅典荣誉为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不过，须要说明的是，尽管古希腊人曾接触到国家间关系中政治行为的“原点”问题——国家利益，但是，近代以前的所有有关“国家利益”的概念与近代以后人们对“国家利益”概念的理解有着极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性。先前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君主利益或王朝利益的代名词。换言之，国家利益总是通过君主的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国家利益在近代以前长达千年的历史流程中并未体现出它的“国家气质”。关于这项研究成果，查尔斯·比尔德的《国家利益的概念》似乎能提供有利的证明材料。他肯定地认为，近代社会以前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王公利益或王朝利益的事实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对这一论点毫不怀疑，因为我们并不具备对君主或王朝集团是所谓国家利益的真正承载体这一事实本身进行怀疑的

任何理由。实际上，无论在明代中国、莫斯科大公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近代以前的全部“ 国家间政治 ”主要体现的是个人意志和集团意志，而非国家行为。

不过，经历近代社会的变迁后，国家利益因其载体性质的不断演化，君主利益或王朝利益已经被国家利益所取代。一种真正的“ 国家利益 ”现象自然地泛现出来。当然，这个过程是深刻的变迁经历。在15世纪以前，人类社会主要是在王权、皇权和朝权的三维支点下形成了以君主利益、皇朝利益和王朝利益为基本框架的权力金字塔，它的经济基础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行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世界地理大发现的不断开拓，以及资本主义因素的急剧刺激，终于促成欧洲中世纪衰败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被一些新兴的力量怀疑和敌视，一些王国和公国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中不再向教皇顶礼膜拜，不再承认他们之上有更高的权力存在。这为新型国家概念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这激荡风云的时代，法国思想家让·布丹率先以国家主权概念向传统的王权、皇权提出挑战，奠定了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最高权力存在的基础这一新的国家间政治的思想。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国家利益的深切思考。应该说，尽管学术界对布丹对国家利益的贡献仍有争论，但我们更倾向这种观点，即还国家利益于本来面目的基础理论的奠定人无疑是率先确立国家主权概念的让·布丹。道理十分简单，当布丹将国家间关系的支点真正还原给真正有主权权利和权力的国家时，国际关系的理论才获得了证明和论述国家利益的权利。

让·布丹的主权学说能够进一步得到发展，并为同期和后来的人们在对国家利益认识上建立强有力的信心和勇气，还来自于以下几个重要的实践和理论行为：

（1）1618～1648年的“ 三十年战争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统治者们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从此，一个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开始形成，主权观念开始诞生。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世界政治。三百多年来，随着国家间权力、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分化组合和交互作用，这个国际秩序也经历了各种复杂的演变，其最终结果迄今尚无分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领土、政府、人民和主权的国家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支配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国际体系。”①

（2）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国家观”，推动了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认识和领悟。在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形成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和资产阶级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德国开始了伟大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这一时代被恩格斯称为“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②。这一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打着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针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神学中心，贬低人的社会地位，蔑视世俗生活，提出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价值”及其尊严，重视人的现实物质享受的意义，倡导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创新独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③。在这里，除了我们先前提到的布丹在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中的杰出贡献外，格劳秀斯、斯宾诺沙、洛克、卢梭等人都在主权与国家权力、君王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选择上倾向了后者。其中，约翰·洛克在其《论宗教宽容的书信》（1689）、《政府论》上下篇（1690）、《人类理解力论》（1690）中曾勇敢地否定国王的权力来自上帝。他的基本逻辑是：第一，亚当并不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赐

① 刘靖华．霸权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445
③ 刘绍贤．欧美政治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40～141

予，享有对于他儿女的那种绝对权威或对于世界的那种绝对的统治权；第二，即使他的继承人享有这种权利，但因为既无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法，来确定谁是合法的继承人，也就无法确定该由谁来掌握统治权①。于是，洛克宣布：“现在世界上的统治者要想从亚当的个人统辖权和父权为一切权力的根源的说法中得到任何好处，或从中取得丝毫权威，就成为不可能了。”②那么，国家权力或国家意志应当如何体现，或者说，国家利益的承载体应当是谁呢？让·雅克·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1750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回答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王权。国家意志主要是人民意志，而不是王权意志。后来，克劳塞维茨、黑格尔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国家关系与国家主权意志的关系。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试图将王权利益、民权利益分割开来。尽管他们并未在国家利益上作出更多的文章，但是，实现人们对由王权利益向民权利益的转变，再向国家利益的过渡，却是他们所能进行的活动。

（3）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天地，更多地生长出了“国家利益”之树，“国家利益”这一概念便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中最重要的概念了。这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直接导致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加剧出现，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益之争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旋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突出了国家政治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冲突；二是20世纪出现了两种制度、道德、价值观念明显相悖的利益体系，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关系的矛盾，进一步促成了人们对新时代中

① 刘绍贤．欧美政治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23
②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